

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五卷第一二三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

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

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

外埠大洋五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中國的科學」（通信）

王崇植

時事短評

北京的寒氣（召）——印度軍費案否決了（皓）

南方政潮的觀察

寄公

甯案與五國通牒

張奚若

俄使館黨案

乙青

心理學與政治（續）

顧建平

手錶（小說）

甲辰

瘋婦之歌（詩）

介紹統計彙刊（書評）

「中國的科學」（通信）

本刊——第二週年——紀念增刊——出版

現代叢書第一種

全冊二百七十餘頁，合二十五六萬言，包含關於政治、經濟

，法律，科學及文藝的論著三十篇。

，法律，科學及文藝的論著三十篇。

定價大洋六角。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第一院本社

代售處 各地商務印書館各大書店及各大學號房。

學與玄學

羅志希著

一角二元一冊

這本書是用中國文字獨立發表西洋哲學而
有一貫統的系創作。全書十餘言，博考深
察，研究「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玄學」
，「科學與玄學之關係」三個問題。根據
西洋智識界最近的收穫。牽涉到西洋科學
與哲學思想的全部系統。足以解決國內所
謂「科學與玄學之論戰」。文筆犀利動人，
不特為研究西洋思想及留心學術爭端者所
必讀，並為中學以上治哲學或科學者所當
研究。

商務印書館出版

玉君——楊振聲先生的長篇小說

第三版已經出版了！

總發行所 北京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分售處 京內外各書店
價目 實價五角

銀行月刊第七卷第二號（現已出版）

財政部內國公債局呈報十五年份內債基金收支文

民國十六年一月總稅務司經理內債基金處收支報告

南方各省之財政談

二十餘年來我國已編之物價指數

日本的新銀行法案與銀行業之前途

日本中央銀行之沿革與組織及其業務之考察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銀行公會樓上銀行月刊社

代售處

上海銀行週報社

北京各大書莊

漢口銀行雜誌社

預定全年兩元半年一元一角國外另加郵費零售每冊二

角。

時事短評

北京的寒氣

現在已經到了陰曆春天的三月，大多數的人們的棉衣皮袍還不能脫去，上星期有一天下當早晚的時候，還凍了些薄冰。北京的天氣到這個時節，向來沒有經過這樣的寒冷。不僅天氣如此，人事也好像呈露類似的現象。

北京城內常常看見：口中罵着「媽那吧」手中拿着小皮鞭的武先生們抬腿就上車，並且要那窮苦無告的拉車夫快跑，不高興了就口罵手打，鬧個不了。有許多推車擔担的小買賣人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時常就被那些武先生們好像捕拿犯人的樣子，就拳打腳踢的把這種無抵抗能力的老實百姓們抓走；聽說是「抓夫」，運往前線去了。這些老百姓們掏捐納稅，本為換得官方對他們給一點保護，現在反換得打罵和送命，他們能不寒心嗎？北京火車站上所賣的車票，票面上都印着「交通附加捐，教育費」，甚至煙捲捐中也有教育費。這教育費官廳方面實在是沒有發給。教員們因生活不能維持，不願上課，學校的當局還拿「學生光陰」冠冕堂皇的話責備他們。

小學教員們的新金每月不過二四十元，這幾個月平均只發給二成薪金，前幾天他們因窮要罷課，聽說京師學務局長把他們大加申飭，迫令上課。有許多教員已經被駁逐走了。學生們繳納學費不能讀書。看那教員學生們寒心不寒心？內務部變賣城內的皇牆同天壇內的大樹，得了一二十萬大洋錢，除去總次長大官和經手人明吃暗扣外，聽說部員們一人分了一塊銀元。大街小巷內傳說內務部唱了一齣「一圓錢」的戲劇，就是這樣演出來的。各部下窮上不窮，都是這個原因。那賣力氣的小部員們能不寒心嗎？上星期北京的官憲由神聖不可侵犯的東交民巷捕拿了好些黨人以後，城內的居民都嚇的不敢出門，最熱鬧的東安市場一到太陽西落的時候，就沒有什麼遊人，飯館們也就關了門，浮攤們也就都收拾起來了，好像水滸傳說的那些「大虫」黃昏斷路的故事。京城居民膽戰心寒，可見一斑。當此「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時節，而京師首善之區，還是這樣陰風慘慘！（召）

印度軍費案否決了
英本國的常備軍，一部分就是受英人統制的印度軍。本來拿被征服國的武力，去侵略他國的領土，佔據他國的要塞，是何等方便的事。反正戰死疆場的，擔負軍費的，都是供驅使的被征服國人民罷了。不過在民族主義漸次發揚的今日，這種方便法門中，也就不免含有許多的

危險。據路透社自 Delhi 的來電，印度議會因為政府（當然是英國統治印度人所組織的政府）故意延緩『軍隊的印度化』的進行，（dead slow process of indianisation of the army）竟以五十六對四十七票否決軍費預算之全案了。所謂軍隊的印度化，當然不外乎把印度的軍隊脫離現在英國駐防式的組織而變為一種純粹印度的國防軍罷了。這種主張雖然醞釀已久，但這次議會竟以要求不遂的理由毅然出於否決軍費的最近動機，據英國有名的大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所推測，實即反對印兵來華的一種表示。

議會的態度既已如此鮮明，派來上海的印軍中，眼見着英人這種壓迫我東方民族的行爲，真能絲毫不爲所感動嗎？日前上海方面印度軍官被印度革命黨人刺殺案，是值得注意的。也許將來印度凱旋回國之日，就是印度軍隊改組為國軍之時。為增進人道主義計，為發揚民族主義計，我們預祝『軍隊的印度化』的迅速成功。

（皓）

南方政潮的觀察

寄公

據這兩星期的報紙，關於南方內部暗爭的記事甚多，雖然多半出於外國通信機關惡意的宣傳，或是由於反動派故意張大其事，淆亂社會的目光；但是「空穴來風」，也許有幾分是事實。

這種事實，有的人認為所謂左右派首領權利之爭，或者是意

氣之爭，這簡直是以觀察舊日軍閥的方法來觀察南方新勢力。是根本錯誤的。我認為這種內爭事實的發生，其理由全在乎左右兩派因思想，理論的不同，因而所採用的手段，態度也不相同，漸漸由不同而發生衝突，所以有今天的現象。

用「左」「右」兩個字代表一黨內互相敵視的兩部分，是不太恰當的。因為在同一主義，同一黨綱，同一組織之下，縱然各分子的見解未能完全一致，也還不會衝突到如此的地步。所以輿其說是左右派之分，毋甯說是共產主義派與三民主義派之分，——共產黨與國民黨之分。

孫中山先生以數十年革命的經驗，和研究的結果，看破中國產業的衰微，政治的腐敗，民生的困難，社會的痛苦，是由於對外則民族不能獨立，對內則民權不能發達的原故。帝國主義者為着要維持他們對於中國不平等條約所賦與的利益，便利用中國的軍閥，助長中國的內亂，以滅殺中國民族的力量。同時中國的軍閥為着要維持他們不合法的特殊地位，便假借外力，壓迫人民，使民權無從伸張。帝國主義者和萬惡軍閥互相勾結，便造成了這種紊亂，麻木，腐朽的局面，陷中國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這兩個障礙物不除，則一切改造社會的大計畫都無從說起。因此中山先生便「單刀直入」地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打倒軍閥為革命的兩大目標。但是從議會政策屢次失敗之後，中山先生認一班沈淪

於議會的國民黨員，已是積習太深，暮氣重重，沒有革命的精神的了，非加入新勢力，改換新組織，不能有發展的希望。恰好共產黨因欲達其世界革命的目的，認為非打倒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可；欲打倒資本主義的國家，非剪除資本主義國家的羽翼，毀滅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場不可。這種革命的路徑和國民黨革命的路徑，其出發點相同，其進行的方向也有一段相同。所以中山先生當民國十二年根本改組國民黨的時候，在共產黨停止他們固有的工作，而服從三民主義的條件之下，允許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固有的三民主義為號召，以共產黨類似的訓練，組織為方法，吸收黨員，接近民衆。幾十年來苦於外力，專制，軍閥壓迫下的中國民衆，忽然看見這麼以民衆利益為目的大政黨，為自身生存起見，便無階級，職業，貧富，上下，老少的分別來羣集於國民黨組織之下，所以不到幾年工夫，就能風靡全國，得着今日的成功。在三民主義號召之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共同的努力，合作的精神，是不可磨滅的功績。

但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到底有不同的地方。從對外說，國民黨雖然同樣以打倒帝國主義，謀民族的獨立解放為目的，參加世界革命的運動；但是其程度却止於以自身為世界革命之一員，而謀本國民族的解放，依然有其獨立的外交政策，和蘇俄以第三國際的外交政策為一貫的政策，以自身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策源地

的，程度上還有若干的距離。從對內說，國民黨是集合全國民衆的力量，以推翻軍閥政治，然後應用政權，法律以謀產業的發達，分配的公平，民權的向上，社會的改造。他的目的是以全民利益為目的，和共產黨專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目的，主張階級鬥爭，程度上更顯有差異。換一句話說，國民黨認國民黨政權所及的區域，即是軍閥政治割據的區域，在這區域內，已入于訓政時期，對內則應着手於建設事業以圖三民主義的實現，對外則應保留其獨立的外交政策以圖外界壓力的減少。然而共產黨則認為推翻軍閥政治之後，還應該破壞舊有一切的社會組織和制度，剷除資產階級，然後方能說到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和政府，對外則仍應追隨第三國際的外交政策，和帝國主義者作正面的衝突，不可帶一點緩和的作用或色彩。歸根一句話：便是國民黨所認為建設時期，而共產黨認為破壞時期。所以現在南方所起的各種衝突，並不是共產黨為着感情和權利之故，故意和國民黨開戰，也不是國民黨為着感情和權利之故，故意與共產黨為難，這實是兩黨因革命理論不同而發生見解的差異之必然結果。

兩黨的理論和見解誰是誰非，都不在本文評論之列，單從兩黨的關係和環境上，認為有幾點應注意的。

第一：現在國民黨政權所及之地，固然為軍閥政治消滅之地，但是在其他地方，軍閥還依然存在，依然磨口吮血的窮伺於臥

榻之旁，況且帝國主義者也正調兵增艦，實行砲艦的恫嚇政策。

在這個時候，共同禦侮尙恐來不及，還要作內部的衝突，於國民黨固然不利，於共產黨也未見得有益，即令要衝突，也應俟諸統一以後。

第二：現在國民黨一派的舉動是否真合乎三民主義和黨綱，共產黨一派的舉動是否超越了當初的原約，或違背了三民主義。假使武漢派的措施確無背於國民黨的主義黨綱，而南昌派的行徑不合，那末：南昌派應當因服從黨綱，信仰主義之故而服從武漢政府；反之如或武漢派確實超越了三民主義，或是竟認三民主義爲不徹底，便應爽爽快快打出共產主義的招牌，實行和國民黨分手，公開宣傳，以求國民的判決，免得在一黨內互相衝突，惹起所藉口。

第三：自命爲國民黨的南昌派，既認武漢派爲共產黨，而出于反對，便應該將國民黨的主義加意向人民宣傳，求人民的同情的援助，不應因反共之故，凡是反共之人，都不擇精粗美惡，一味網羅，而自己因反共而走入反動的途徑。
總而言之，兩黨不合必分，不分必合，斷不可長在不分不合一間，終日自相擾亂，授敵人以生聚教訓的機會。

寧案與五國通牒

張奚若

寧案我方辦理失策，實屬彰彰無可諱言。其第一失策處在不迅速調查此案發生眞象及經過情形，自動的以負責態度懲辦肇事份子並對受損失者（不分中國人外國人）一律擔任賠償。其第二失

策處在不向外國當局，對於其開砲轟擊及慘殺中國人民民事，提出嚴重抗議並採相當辦法。平心而論，寧案的全部責任不能由任何一方單獨負之。搶劫和殺傷外人，其罪在我方，我應負其責。開砲轟擊和殺戮中國人民，其罪在彼方，彼應負其責。我方不能因彼方後來開砲轟擊而不負前段搶劫與殺傷外人之責；彼方亦不能因我方發動搶劫而不負後段開砲轟擊之責。此中責任分明，誰也不應狡賴。誰也不能狡賴。然而中國方面對於此次事件辦理失策的地方也就全在此處。以不用迅速方法認真辦理（雖有「調查委員團」之派遣，但此案起後至今已經二十日，尚無確切報告，不能不令局外人疑其並未認真調查，或已認真調查而不願照調查所得結果負責辦理），致人不能不疑我們或者存心狡賴。以未正式提出嚴重抗議並當採的辦法，遂又給外國人以狡賴的機會。今五國通牒已經送出，雖然不能說完全是我方辦理失策之結果，但多少總有點關係。至於此後交涉，形式上置我們於不利的地位，那更不待言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但是兵法至理，也是外交秘訣。

頭等外交家的特色就在能審察情勢，剛柔並用。應該強硬處強硬

，應該柔軟處柔軟。應該歸罪他人處歸罪他人，應該自認其錯處自認其錯。個人不能永遠無錯，國家也不能永遠無錯。有錯是常人，改錯是常事，而且，自對內言，維持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為國家第一要務；自對外言，一個國家在國際間享有許多權利，同時也負有許多責任；為盡這種對內的義務和對外的責任起見，憲案都應認真迅速辦理。可是在事實上此次我方除一面

約略聲明憲案係反動派勾結土匪所為，一面到處派人踵門道歉外，別無何種舉動，好像此事可以如此糊塗了結的樣子。若然，那就未免太不懂得對方的心理和習慣了。尤可怪處，就是此案起後

全世界的視線集射於中國，而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氏除一度發表聲明書外，對於此事，差不多始終未發一言。數月前人人稱讚的外交明星忽然跌落到這種地位，真是可驚。總之，外交方式不外二種：一，革命的；一，普通的。前者激烈而強硬，後者平和而委婉。中國今日應採何種方式固難斷言，但無論如何總應採取其一，或二者並取。今南方對於憲案，既不採取前者，亦不採取後者，又不二者斟酌並用，質直言之，簡直毫無外交可談，只想糊塗混過而已。這完全是滿清以來北方的傳統外交，以「無爲」為本，以敷衍搪塞為法，既無積極精神，又無徹底主張；不

無能狀態；這是何等可歎的事實！

寧案一起，本應即速調查，以期在最短期間，查明真象，秉公辦理。現在半衰的美敦書式的五國通牒已經發表，要求「懲罰」，「道歉」，「賠償」，「保障」四端。此事我們當然不能完全不理，但若理，那就未免又犯了被動及被威脅的嫌疑。不過這種嫌疑現在既然是不能免，也就不必一定求免了。況且此案關係很大，就是沒有五國通牒，沒有外交關係，我們為我們政府的威信計，為我們軍隊的紀律計，無論如何，也應澈底調查，認真辦理。

我以為調查此事應當注意以下數點，即（一）肇事者究竟是否或有無黨軍軍隊；（二）外人被擒劫及被殺傷之實數究為若干；（三）外艦在何種情形下開砲轟擊及其轟擊經過情形；（四）因受外艦轟擊而致死傷之中國人民之實數若干，其他財產損失若干；（五）外人之死傷是否或有無為外艦開砲之結果。

以上數點中，第一點最為緊要，因為他不但關係外交，並且關係軍紀。外交問題係一時的，總有法解決；軍紀問題比較為久遠的，千萬不可放鬆。若此次肇事者為潰兵或土匪，並且肇事時間在南軍未進南京以前，那末，南軍當然不能擔負這責任。若肇事者為潰兵或土匪，但肇事時間在南軍進城以後，那末，南軍就要擔負這種責任。再進一步，若是不但肇事時間係在南軍進城以後，並且肇事之人就是南軍自己的軍隊，那就情節更為重大，不

但外交上要完全負責，內政上軍紀上均要發生重大問題。因為牽涉到內政和軍紀，所以我們對於這一點，就令沒有外交關係，也應十二分的認真辦理。第二，外人死傷及搶劫的實數須調查明白，作為賠償的根據，並防誣賴。第三，外艦在平時對於一個毫無防禦的城市及其居民作長時間的轟擊，無論如何，總算是違背人道，違犯國際公法，用不着調查而後知。調查此點的理由完全係為證明外人的實在野蠻情形，作為我們抗議的事實基礎。第四點為我們抗議的根本事實，自應詳細查明。第五點與以上四點均有相互關係，也應確切查明。

五國通牒的聲明書中有數語狠為重要，應當特別注意。他說：「三月二十四日民軍攻入南京，此日自午前至午後均有身著正式軍服受有統制之民軍軍隊對於在該地各國領事官及僑民之身體財產加以有組織之暴行。」又說，「五國政府因其本國人民受此顯然依預定計劃所加之暴行……」這不但說此次南京事件係發動于南軍軍隊，並且說這些軍隊是有統率的，這個暴行是有組織的，是依預定計劃的。這些話我們固然不能完全相信，或者一點也不能相信，但是人家既然這樣說，我們除非有極強的反證，當然不能一概抹煞置之不理。因為，方才說過，這在我們完全是一個軍紀問題，人家即不疑心，我們自己也應該防備，也應該加意調查。

以上只是說寧案調查問題。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應當怎樣對付此次的五國通牒。

上面說過，寧案的全部責任不能由任何一方單獨負之。搶劫和殺傷外人的責任由我們負之。英美艦開砲轟擊與殺戮中國人民的責任由英美兩國負之。但是現在的通牒係英美法義日五國的共同通牒，而不是英美兩國的通牒，也不是五國的各個單獨通牒。

這是英美兩國外交厲害的地方，我們不可不注意。我們的對付方法應當分英美兩國為一起，法義日三國為一起；就是，把開砲轟擊我們的國家分為一起，把沒有開砲轟擊的國家分為另一起。對於

沒有開砲轟擊的國家的交涉狠簡單，就是乾脆立刻承認道歉與賠償。懲罰一端，為軍紀及內政問題，不能牽入外交範圍。我們儘管徵罰——儘管鎗斃，儘管監禁，——但那完全是內政問題，是自身的行為，不能認為服從外國要求的舉動，也不應該作為服從外國要求的舉動。這是指對于法義日三國的交涉而言。至對於英美兩國，那就沒有這樣簡單。因為法義日交涉中的責任問題是偏面的而不是雙方的，英美交涉中的責任問題則為雙方的而非偏面的。對於法義日三國，其錯完全在我們，所以由我們單方道歉並賠償。但對於英美兩國，其錯則為雙方居半，所以若不道歉，不賠償則已，若要道歉，要賠償，則應為雙方相互道歉，相互賠償，而不應令我們一方獨戶其咎。這個雙方負責，雙方認錯，雙方道

歉與賠償的主意，我們無論如何總要認定，總要堅持到底。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對於五國通牒中的英美兩國只有一種可能的答覆，就是：要求他們與我們同時同地舉行這個雙方相互道歉相互賠償的儀式。並要求他們担保以後不使同樣事件發生。我想英美人向來以富于「公平辦理」(fair play)的精神自誇，這次或不至過於不公平也。

俄使館黨案

乙 青

四月六日在北京使館界內發生的黨案，在法律上，政治上，學術上，國際關係上，都包涵着很嚴重的意義。我們於沒有十分明瞭案情以前，本不欲多發議論；但是我們等了七日，對於真況，仍是茫無所知，再等幾時，大概也是如此；因之，我們不能不就已知的事實，而加以論斷。

我們首先要討論黨案和中俄間的關係。一般外交人員，依國際公法，本得享受治外法權，且得收容政治犯；然治外法權的享受，以不危害駐在國政府的安寧為限，故政治犯一受使館的保護後，再不能繼續政治上的運動。國民，共產黨員，因欲避禍，而求匿居於俄使館，後者實是義無可辭，我們也不能責他的收留黨員為無狀。惟他於收留黨員之後，任憑他們進行他們的黨務，那實在是大違背了國際慣習。同時北京外交當局也是咎無可辭

。俄使館對於黨人的縱容，外部當然早有所聞，早應向俄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如以使館人員有謀傾覆中國政府的嫌疑，外部早應要求把他們撤回，要求不遂，方可加以拘捕。乃外部平時既昏憤不羈事，於軍警闖入俄使館界內，搜捕黨人，且拘拿使館人員（四月十三日順天時報）以後，方始提出馬後砲式的抗議。這樣一來，莫斯科來的抗議，遂振振有辭，好像曲全在我，而不在彼，而北京政府為帝國主義者捐木梢的侵行，也就無可隱瞞了。

北京政府固然為人捐木梢，而帝國主義者的醜行，也可說是『莫之與京』。自辛丑以來，交民巷早已成為列強的領土，中國軍隊向來不得越雷池一步，連護衛大軍閥們前往拜謁大公使們的，仍是枉無所知，再等幾時，大概也是如此；因之，我們不能不就已知的事實，而加以論斷。

我們首先要討論黨案和中俄間的關係。一般外交人員，依國際公法，本得享受治外法權，且得收容政治犯；然治外法權的享受，以不危害駐在國政府的安寧為限，故政治犯一受使館的保護後，再不能繼續政治上的運動。國民，共產黨員，因欲避禍，而求匿居於俄使館，後者實是義無可辭，我們也不能責他的收留黨員為無狀。惟他於收留黨員之後，任憑他們進行他們的黨務，那實在是大違背了國際慣習。同時北京外交當局也是咎無可辭。我們所知道的是：自加拉罕不承認太上政府似的北京公使團以來，八國公使和俄使館間的感情向來是十分惡劣；奉方和俄方間的感情，那更不消說。故四月六日的事件，至少必得八公使的同意。事後八公使又患得患失，深恐授人以柄，以後交民巷的『神聖』將

不易維持，於是又向北京政府提出不通的抗議，宛如蕩婦誘人，既而又喊被污，八公使的醜態，可說是欲蓋彌彰！辛丑條約本來就不是東西，不過八國方面，既然以維護條約神聖自負，那末何不死幹到底，何必因妬忌蘇聯的緣故，而任人破壞；而且交民巷向爲中國政治犯的捕逃處，此番領袖八公使的荷使，即是十年前包庇復辟犯張勳的荷使。共產黨固然是人所痛恨的，同時我們不能因痛恨，而不認李大釗等有同樣享受避居使館界的權利。像張勳那樣的內亂實行犯，使團可以收容，而對於僅僅篤信共產主義的李大釗等，或三民主義的其他黨人，反落井下石，從而害之，這還不是使團明明白白加入中國內爭禍的顯證嗎？而且北京搜捕黨人的次日，天津法租界亦發生中法軍警會同搜檢蘇聯駐華貿易處的案件；又次日，上海公共租界也發生外警包圍蘇聯領事館的舉動；於此更可見帝國主義者預先就定有干涉中俄外交，牽制國民政府的大計劃了。

所以凡是把這次軍警進交民巷，搜捕黨人的案件，看做收回

使館界的先聲者，實在是空開心。這回事件，與其說是中國國權擴及於交民巷，毋寧說是八國公使，利用北京軍警，而伸張勢力於俄使館。在我國的地位上何嘗有絲毫進步呢？不過事已如此，當局也得想一補救的法子。黨人最不滿人意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和蘇聯的關係太密切。黨案發生後，當局和帝國主義者勾結也愈

加明顯，當局如果有恃無恐，不顧民意、那也罷了，如果尙知民意有顧惜的必要，而求昭雪此次被帝國主義者利用的奇恥，則最好即以帝國主義者之道，加帝國主義者之身。如今北京軍警既已得了八國公使的允准，而進至交民巷，何不索性多派幾百名武裝軍警進去，借監視俄使館爲名，一進不出，藉此打破交民巷的「神聖」，且得作收回自管的張本呢？

末了，黨案究應如何處理呢？我們的意見以爲，國民黨和共產黨，信仰主義和實行革命，是應當分明。凡一個人因信仰三民主義而入國民黨，不特與民國現行法律毫無抵觸，即從奉方軍事長官最近的表示——如張學良答陝北書，或陳興亞對被釋學生的談話——而言，亦無可訾議。故國民黨員並不因掛名黨籍而構成犯罪的行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大有出入，不特奉系軍閥視若蛇蝎，國民的大多數亦莫不惡之。惟好惡爲一事，罪不罪又爲一事。況且按照現行法律，篤信共產主義亦並不構成若何罪狀。

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在國人眼中，固有輕重上下之分。而從法律上說起來，兩者同樣構成內亂罪。北方政府既自命爲政府，當然有拘捕計劃，或實行拘捕革命者的權威。惟依列國通例——專制國家除外——革命的罪俱不過禁錮，奉方既以討赤及打倒暴民專制爲號召，對於共和國的善例，自應格外尊重。故即使黨人有圖謀革命的確實證據處治亦不應過嚴。我們更希望奉方對於李大釗

和與他一類的人能有相當的敬意。共產主義我們固不贊成；共產

革命亦所反對；無賴借端滋事我們更是十分痛惡。但是李氏決非

無賴，如他是圖謀革命，證據確鑿，則應治以革命之罪。如他僅
篤信共產主義，則我們為思想自由起見，尤不能不主張特別寬大

。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太不自由了。實行共產革命可以嚴厲取締，
而研究共產學說我們以為應得相當自由。歐美各國政府大都是反
對共產的，而於學者的研究共產學說者，則頗能優容。此點當局
應十分注意。

至於俄人的犯罪者，蘇聯既已拋棄治外法權，當然應與中國
人同樣治罪。惟俄使館的人員，及其他享受治外法權者，則當局
應趕速公佈他們圖謀顛覆北方政府的證據；如無此種證據，則祇
有快把他們釋放，因外交人員治外法權的享受，並不因國交斷絕
而中止的。

其次，此番捕獲的黨人，既然非現役軍人，當然不適用軍法
，當然應早交付法庭訊理；此層已為近日輿論所一致贊同者，
理由又十分充足，故我們不加細論。至於無辜被捕者，應早日開
釋，蘇聯參加內亂的文書，和黨人圖謀革命的證據，應早日宣佈
：那更不必說了。

(註)辛丑條約簽字者共十一國，俄，德，奧匈先後拋棄該條
約，今僅存英，美，法，日，意，比，西，荷，八國。

心理學與政治(續) 羅素著 西澤譯

在那些可以靠了它們去保存生命，蕃殖生命的衝動之外，有
些別的衝動是與我們稱為榮譽的那東西有關的：愛權力啦，虛榮
啦，競爭心啦。這些衝動，顯而易見的，在政治裡着實有些力量
。要是政治有讓人們過些比較過得去的日子的一天呢，必須先得
把這些榮譽衝動養馴良了，教它們不要僭越它們應有的地位才好

。

我們基本的衝動是沒有什麼善惡的：它們在倫理上是處於中
立的地位。教育的目的應當使它們向善，舊的方法，基督教信徒

至今還愛好的方法，是把本能阻抑住，新的方法是把本能訓練起來。拿愛權力來說：講說基督教的謙讓是沒有用的，因為這種勸導只能使這種衝動用虛偽的形式表現出來吧了。讓它有良善的出路才是你應當做的事。那原有的天然的衝動可以有千多種滿足它的方法——壓迫，政治，事業，藝術，科學，只要弄得順手，都可以滿足它。一個人為他愛權力那衝動所選的出路是與他的技能相聯的；他少年時得到的是那一類的技能，他選擇的是那一種職業。我們那些著名的公立中小學的目的是專門教授壓迫的技術，沒有別的；結果它們造就的人都把「白種人的擔負」放在自己肩膀上。可是假如這些人能弄科學，好些人也許比較的喜歡科學了。一個人對於兩種活動都很精嫻，他大都喜歡那比較困難的一種

：沒有棋國手願意弄接龍那些玩意兒的。這樣，技能可以做成道德的帮助。

再舉恐懼做一個例。歷浮司舉了四種危險所惹起來的反動，每種是與某種情形相當的：

- 一 恐懼及逃遁
- 二 憤怒及力鬥
- 三 機變應付的活動
- 四 妥撫

顯而易見的第三種是最好，可是這得有相當的技能。第二種是軍閥，教書匠，主教等人所稱頌的，美其名曰『勇氣』。每一個治人階級都想培養它在本階級的人員中間，同時在被壓迫的人民中間培養恐懼和逃遁。因此，直至現在，女人是極留心的被訓練得非常胆小。自此，在勞動階級裏我們還可以找到下賤意結 (Infidelity Complex) 的表現，那可以從他們的勢利，和社交上的謙卑看出來。

大可引為憂慮的是，心理學會把新的利器給予權力在握的人的手中。他們就能訓練懦怯和馴良，把人羣訓練得一天天的更加像家畜一樣了。我所說的權力在握者，並不單指資本家——我的意思包含官吏等一切有職務的人，就是勞工聯合會和工黨裏的職員也在內，每一個官吏，職員，每一個當權的人，都要他的部下馴

良，服從；要是他們硬要貫澈他們自己的什麼構成幸福的意見，並不感激他給他們預備下的幸福，他就惱怒了。在過去的時期中，世襲的原則盛行，治理階級裏自然有許多人是怠惰無用的，其最足的人們裏面召募出來的，都是靠了各人自己的努力出頭的人，那麼一般普通人的前途真是黑暗極了。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實在看不出有誰肯幫懶人的一那就是說，那些不願意干涉別人的人們——權利說話。看來溫雅寧靜的人，要是想在權力是捷足先登者的賞品的世界裏得一個機會，只有在年青的時候，學習大膽和努力。也許民治主義是一時的局面；要是如此，那麼將來奴隸身上的鐵鍊一定由心理學鑄好加上。從此可見在壓迫技術還沒有十分完善以前，先把民治政治得到，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無論那一種科學，都能有兩種影響。在一方面，專家能得到權力在握者可以利用的發明或發見，另一方面呢，科學可以影響人們的想像力，因此改變他們的比類和期望。嚴格的說，還有第三種影響，那就是生活狀態的改變和它種種連帶的結果。在物理科學中，到現在這三種影響都很清楚的發展出來了。第一種可以把飛艇做例，第二種把機械式的眼光觀察生命做例，第三種把大部分的人民捨棄農業和鄉村生活，從事工業和城市生活做例。至于心理學的影響，我們還得依賴臆度。」很清楚的，在我

們沒有知道我們將來的政府是怎樣的以前，我們無從猜想權勢在握的人怎樣的利用心理學。心理學，像所有的科學一樣，會把新利器放在當局的手中，尤其是教育和宣傳的利器，這兩種都可以藉了更完美的心理學技術，提高至使人無從抵抗的程度。要是權勢在握者要和平，他們能造成一國和平的人民；要是他們要是戰爭，就能造成一國好勇很鬥的人民。要是他們想促進聰明，他們能得到：要是愚蠢，他們也能得到。在這一層，臆度是不可能的。

至於心理學在想像力上的影響，或許有兩種相反的效果。在一方面，承認決定論的一能加多不少。大部分人對於禱告求雨覺得不舒服，因為氣像學的關係；可是他們對於禱告求好心並不覺得這樣的不舒服。要是好心的原因同雨的原因一樣的明白清楚，這種分別就會消滅了。要是付幾塊錢給一個專科大夫，誰都能成聖賢，那麼一個不請大夫來去掉他的惡念，而禱告求好心的人逃不了偽君子那個稱謂了。決定論的勢力增加，或許同時減少人們的努力，增進普通的道德的怠惰——並不說這樣的一個結果是合乎邏輯的。我不能說這是一種利益，還是一種損失，因為我不知道究竟道德方面的努力和謬誤的心理學聯在一塊兒的好處多呢，還是壞處多。在另一方面，物質主義——純粹哲學的和倫理學的——的束縛可以解除了；要是感情成了一種大家所承認而且實用上很有

效果的科學的主要材料、感情也就被視為重要的東西了。這個效果，我想，是完全好的，因為這可以去掉現在流行的關於什麼構成幸福的謬見。

至於心理學因發見和發明的關係而發生於生活狀態上的影響，我不敢預先說什麼，因為我看不出為什麼要期望某種效果而不是另一種。比如：也許頂重要的效果是教黑人同白人一樣的能打仗，同時却並不教他們有別種的長進。或是反過來，人們也許利用心理學引導黑人們實行節制生育。這兩種可能的發展可以得到兩個極不相同的結果，現在却無從猜起究竟那一種會有實現的一天，還是兩種都不至於實現。

末了：心理學的偉大的實用的重要在使平常的男女，對於什麼構成幸福，得一種比較平允的觀念。要是人們實在很幸福，他們就不至于心中充塞着嫉妒，憤怒，和破壞慾了。除了生活需要品而外，兩性和父性母性的自由是頂需要的——至少在中等階級與工人有同種的需要。就照我們現有的智識而論，要使本能的幸福差不多普遍是很容易的，要是那些自己失掉了幸福，因此不願意別人得它的人的惡意的情感不抑制阻撓我們。要是幸福是人公有的，它就能保存住自己了，因為幾乎現在所有的政治都依賴着打動人們的怨恨及恐懼，到那時就引起不起人們的興奮了。但是要是心理學的智識握在貴族的手掌之中，少不了延長，加重舊時

的弊病。世界上現在有種種的智識可以給予吾人自有人類以來不曾有過的幸福，可是陳舊的不調和，貪慾，嫉妒，宗教，的慘酷都是前途的障礙。我不知道將來的結局怎樣，可是我想一定比人類所已經經過的一切不是好得多就是糟得多吧。

也讓他細細欣賞了一遍。

……城裏的人竟開通到這樣了！老實不客氣一男一女手臂套着手臂會好意思當着這許多人面前走！……

當他從一家鞋店出門之後，挾着一雙新帆布鞋停在門口出神着，幾個女人走出來，被他擋阻去路，一個女人輕輕把他推開。

小 說

手錶

顧建平

他自城外一個孤兒院考進了北京一個著名大學，全身似乎忽然從低壓的空氣中跑出來，有點飄然，但又好似在夢境的恍惚中，嘴巴也不知為什麼總有一種牽摶至於不得不擇開來。在自信之餘，自己又頗以為有應謙默的必要，乃致力於閉嘴扳臉孔的鎮靜老成的功夫。

孤兒院院長對他的勤奮頗加嘉許，笑着摸了幾把孫寶琦式的

大鬍子後，立允此後每年以一百六十塊錢作他的膏火，他聽了不必說更是暗喜。他的惹人注目而加以鄙視的灰色土布孤兒院服。就在這喜期內卸除，而且又把毛茸茸的頭髮剪了一個整齊的平頭。

此外，在他以為還有改造的必要的是口袋式的布襪與「老式」的布底鞋，因此，他又跑了一趟東安市場。

這一趟在他頗有心得，平時不暇注意或竟不敢注意的事這就

市場。

改頭換面的工作大致就緒。他對腳底下的帆布鞋似乎十二分

的小心，走路或者較以前慢了些，尤其不敢學人家橐橐有聲，以至後掌消磨太快，而且洋襪子受間接影響。

這樣他自己覺得身子一天比一天輕快。

但自從這回蘭音女士的講演會回來以後，他又發生一種新悵惘與空虛。

會場裏裏外外是人，不安分的分子竟於上了講台，窗台上也站滿；因此會場不但喧嘩鬱悶，而且昏暗得利害。

站起來看時，第一有意思的可以看見各種各樣的頭。大抵除某一部分還沒有摘下帽子之外，無數的腦袋都在那裏蠢動。這無數的腦袋中，一部分的小姐把頭髮用火箸子燙的鬆鬆彎彎一部分的少爺則頗想學曲線美，把腦門上的某「一撮毛」，垂在面上，

如女人之前劉海，其大分部，爲博士頭，即俗稱之分頭也；生髮油竟用的很多，在這麼許多蠢動的腦袋之中散發出亮光，如愛美小說家所稱黑漆似的頭髮者便是，場中空氣沉濁，汗味烟氣之外，不時更能聞到雪花膏之類的芬香。

他被擠在一把長椅子上，左邊是一位頭穿洋服而長的極白淨的少爺，右邊是一個頭髮梳的亂七八糟而戴着黑圈眼鏡的女士。這樣漸漸使他有點不安了，這是此生破天荒同一位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吧？他躊躇而心跳，全身發熱，鼻尖的汗也滲出來；他極力向左邊縮避着。本想細細端詳旁坐者的臉相，這時反而連頭也不敢抬起。

人是滿了，會場充滿囂喧談笑，而且點勁，那位蘭若女士還好像新娘子怕羞一般遲遲不肯出來。

劈拍一聲，接着又有這麼響，打耳刮子沒有這麼脆；前面的人回頭站起來，後面的人也都伸頭。半天之後，據說是有一個大胖子把椅子坐斷，跌過來壓在一個女人身上。

贊嘖仍舊繼續着，一顆顆毛頭蠢動得更利害，而他們及她們所盼望的蘭若女士還不肯出台。

『怎麼還不上來？……咳！還擺什麼臭架子！』他嚇了一跳，旁邊那位女士，不知對誰發牢騷『大概不是對我講吧？』他轉過身來去看時，女士的臉正望着這邊。

他臉紅而且心跳了，但他同時也覺得自己可笑，『人家認得你是張三李四？』

然而事情也會湊巧，即刻那位西服少年的臉也轉過來，四顆閃鑠的星光相遇了，『真的！還不上來，擺什麼架子！晒晒！』似乎是自語，但微笑立刻從少年的臉頰上流出，一粒金牙在笑的兩唇間發見了。

女士和男士視線湊近，女士的媚眼向這邊一瞟，少年的眼波也隨着微笑凝注於女士的全臉。

在他，這時頗有點不安。或者，人家早已認識，或者還許簡直是表哥表妹，或者竟是其他的什麼，都未可料。他除感到孤獨之外，又後悔自己坐的不是地方。

『還沒有來？……過了四点了罷？』女士經過長久的媚笑後，問那西服少年。

『唔，我看看，』嫩白的手從洋服褲子叉袋裏伸出來，微帶雪花膏味；一只輝煌耀目的亮金手錶在臂上現出；少年目已望了望後，或者恐怕停了，又遞到耳朵邊聽了聽。

『四點過了！過了五分。——這表不會差的。』少年的手仍舊伸進褲子袋裏，似驕傲似誇示的說。

『哦。……咳，還不來？……新式的女子真可稱天眞爛漫，小嘴一掀，睫毛一溜，連他看了也有點飄飄神飛……』

從此這位青年同女士就不止的你看看我，我看你看你的，又一會四隻眼睛忽然對看着不動了，——大概這就是張競生先生所謂神交了吧？

「先生就在北大？」女的先笑着問，笑得和白的牙齒同時露出來。

「對的。聽口音女士也是長沙的吧？」少年的左腿交上右腿，似乎遇着熟人，想作一長時間的密談。

「對了，我是長沙的。——蘭音也是長沙的。唔，還不來？」

……

兩人這樣交談起來，處在兩人中間的他，好如夾糖燒餅，至於坐不住了。滿身只是發熱，胸中燃着孤憤之火；於是，最後他站了起來。

會場中嘈嘈的，笑喧喧談如舊，有時，可以聽到「噓！」『慢

着！我的腳！』的叫喊。窗台上扒滿了人，會場光線益發沉濃。

他從裏面擠出來，出了一頭一臉的汗，用手抹了兩抹後，痛快的吐了幾口氣，好像剛從熱鍋裏逃出來似的。金黃太陽照著地上，忽然風吹來一陣涼意。

他低着頭快快出大門。門口叮噹叮噹的車馬擁擠塞道，還有多少男女往門裏走。至於空洋車，則在路的那邊對着門口擺了一個一字長蛇陣。

「拉我上太平洋！三十銅子！」他一邊走一邊叫着，右手很威風的翹着三個指頭。

「太平洋？那個太平洋？」車夫窄着手追着問他；但他只顧喊着：三十銅子！多一個不要。』

自然車夫也有精通地理的。他坐着一輛極乾淨而又極漂亮的洋車，顛波着出了北河沿，踏着叮叮噹噹的腳鎗子出了前門。

二十分鐘後，四塊錢拿出去，一隻黃亮八角形的夜明錶在他左手臂上了。

夜明表在手上後，似乎添了不少的分量，有時左手竟至於發酸；時時又會不自然而然的遞到耳朵旁邊去；大約怕這件身上最貴的東西偶而因什麼原因而停滯了罷？其次，藍布大褂的袖子，與這只錶的擺布也頗發生不少的障礙，因此也特地剪短了一寸多。

第二天，一位孤兒院的同學路過訪他，恰巧他的錶正放在桌子的左角，大概正在練習有規律生活，如早六點半念古文辭類纂，七點半解大手之類吧。許久不見這灰色土布的孤兒院服了。和尚頭，毛布底鞋，裹着布襪，綁着腿帶，從頭到腳充滿着鄉下的『土』氣。鄉下學生四面上下欣賞的羨慕着屋子的寬闊和那位高升的同學的幸福。此後兩人對問了幾句母校與新校的近況。在談話之間，自己的眼不時便溜到錶上去，鄉下朋友也跟着望過去時，

立刻看見了，好如哥倫布發現了美洲一般的驚喜，伸出粗糙的手，一把搶過來，眼睛張的像核桃大，笑的把窩頭色的兩排黃牙完全露出，驚異的嚷着：『呀……呀！夜明，夜明！跟吳老師那隻一樣嗎？』經過長久的摩挲之後，跑到床前，把被服拉開，緊緊的蒙着腦袋，考察是否真實。這實在是他最得意的一天。

爲表示愛護之切，而同時也可以誇耀，他在床頭上釘了一個小釘子，每夜，他把表掛在釘上。

但是似乎爲了它又起了不少的糾葛。十點半是規律上應當睡覺的時候。但這兩晚總有點鬧鬼。每逢把煤油燈吹滅，鑽進陰冷的被窩之後，睡好了，總是睡不着。在這即札即札的鎗聲中，慢慢的，不知怎麼的，眼前立刻浮出一個女人的媚笑的臉來，就是那位，呀！鬆鬆的頭髮，笑渴，白白的牙，只是笑，只是朝着他

眯眯的笑！眼睛是這樣的斜着溜着他，睫毛是那樣的閃動，朝着他笑，笑得他飄飄欲仙了。他把眼睛張開來，屋子黑黑，窗外刮着呼嘯的大風。

他重新閉了眼，極力想逃避這魔鬼，數着A，B，C，D，E，：想把自己誘入睡鄉，但這樣數着，那女人的眼不知怎麼的

又在眼前，而且，眉毛彎彎的，只是露着白牙眯眯的笑。他大聲咳嗽了一聲，又重新數着一，二，三，四，五，……然而不久，

你看，她的媚眼，睫毛，與彎的蛾眉又在眼前，只是朝着他笑。

而且越來越把臉湊近……最後他從床上跳下來，也不會披衣，抖縮着跑出屋外，在月亮底下練了一套趙師傅親授的五形龍虎拳，避了避邪氣。

他作了這樣一個夢：

在車站，記不清是東是西。要上那兒？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很要緊；屁股底下坐着一個黃布包袱，因爲吳老師曾告訴過他，車站上常有三隻手的人。

等了一會，車還沒來，只好坐着等。從椅子後頭忽然一個女人搖擺着走過來，呀！原來就是那個一雙媚眼，閃着睫毛，彎着眉尖，露着白牙，又在笑：

『先生，怎麼還不來！過了四點了罷？』

『唔，我看看。』他經過若干時間的鎮靜，緊緊挾着包袱，壯着膽裝着很泰逸的說。

『四點過了，——過了五分，這鎗不會差的，這是新從太平洋買的。』他把手提到眼前，看完後連帶的又回到耳旁聽了聽得意說。

但她似乎沒有聽見，或者不信，還伸頭來看。呀！她要搶！她竟一把拉着他的手……

快把手伸回時，鎗不見了。呀，轟的一聲，是什麼東西掉下

來？炸彈！他葬身於烟火的迷漫中……

我醜了，醜得使你們貴人全發笑。
頭髮黃色像亂草是可笑的。

醒來，一身的汗，平時不易睡暖的被窩，這時竟熱的難過，心裏還是躊躇的跳着。天還沒亮，屋子黑的發昏；外面刮着大風，呼嘯着，撼動着院外的老槐樹。抬起身來看時，夜明珠貨真價實，磷光炯炯，即扎即札剛剛四點過五分！

「嘿！他媽的，廢怪東西！」他一把從牆上抓下來，咬着牙要摔，但許久仍是緊緊的捏在手心。

這樣，從此他爲這件東西又多添上一層煩惱。

「難道我連帶一只錶的命都沒有嗎？……」他常常的這樣說，而且幾次咬着牙要摔它，可是據說到現在還掛在他的床頭上。

到硬土上翻筋斗是猴子做的事，我爲了追貴人歡喜我也做過類此的事了。痴痴獸獸上法場的囚犯得唱歌，我的調子不同意思却並不兩樣。

瘋婦之歌

甲 辰

小姐，奶奶，太太，我看到你們在那裏笑！
我知道的，這個意思，我全知道的。
我眼睛不瞎，我能看出螞蟻的打仗，
蒼蠅在我身邊飛過時，我可以聽出牠的翅膀聲。
你們笑我老了，笑我衰了；——

爲供你們吃，天才生了雞鴨魚肉。

你們臉兒常白，又有小小的紅嘴唇。
你們住舒服房屋，不怕大風大雨。
你們衣裳如時，頭髮分特別章法。
你們要東西時，還可以用一百個人來當差。

爲供你們玩，天才分出春夏秋冬。

玫瑰不是爲你們，開花不會香。

沒有青年女人的世界，雀兒不做聲。

所以不用你貴人看到人間的污穢將眼睛弄壞。

男貴人爲你們把房子築了高牆，

呻喚的聲音就無從擾亂你們安靜的心了。

你們有一雙柔軟臂膀正適宜撲人。

你們頸邊的圓渦乃容受接吻而起。

鷹子和羊是你們同胞的親外，

雲雀和黃雀是你們共師學出的。

六月裏太陽晒得我頭痛，

但牠實爲催你頭上戴的夜來快開的。

你貴人在秋天歡喜看紅色的葉，

西風才吹；（那是同我們上作難呢！）

奴僕是被托候公爵貴人富有的，

爲託你們美麗才有我們窮婦人。

你們把生活的反面全扔給我們，

你們才當有開心的時候不至于生病。

一部字典是爲我們全人類而備的，

但是，我明白，得讓你貴人自去揀選：

你們爲「色情宴樂」才同時「疾病」，

我們爲「處治男人」才不顧「眼淚」放鬆。

公館窗上總有精緻軟綢的幔幃間隔，

死亡扼著了我們喉頭我們都不能出氣。

這一點遺產證明上帝對人仍然是公平。

你要是能夠，便把這遺產丟掉去！

你捨不得一個大兒我就去領我遺產。

你無論如何儉省你也會窮的。——

詩人才女爲世界縫的衣裳也有穿敝時，
給蛆去喫去喫是大家共負的老賬！

三月二十六日北京中一區

介紹統計彙刊（廣東農工廳刊行）

純

書評

中國之編製物價指數表開始於民國八年，那時候以來，北京財政部設立駐溫調查貨價處，編有上海物價指數表。現在廣東農工廳主辦的統計彙刊第一期出版，我們始看見中國有第二種物價指數表。

精密的統計爲解決許多經濟社會問題必要的指導。廣東農工廳的統計科預備從事以下各種工作：（一）編製生活費指數，（二）編製物價指數（三）編製佃農工金指數，（四）編製農地價格指數，（五）統計全省農工人數及每年罷工表，（六）其他農工統計事項。因爲他們覺得第一第二兩項爲最切要，於是第一期的統計彙刊，即作爲物價指數專號，而刊載廣州批發物價指數表。該刊中除指數圖表之外，有陳炳權君的編製廣州歷年批發物價指數之經過詳情兩文，可以供從事同類工作者的參考。這次廣東農工廳所編的，限於廣州市的物價指數，而其所用之價格，則爲市面「批發」之價，則已如標題所示的。指數 Index Number 係一種比較之數目，而非實在之數目。「如以某年或某時期之數或其平均數爲基本數，——基本數常令其等於一百——而以他年或他時期之數，折合等於基本數百分之幾，其所得之數便爲一種可分數（即比價）。彙集多種可分數而求其平均，則其結果，是即指數也。」於是在求指數之先，便應先擇所謂基本時期 Basic Period。廣東統計局所擇的基本時期爲民國二年二月，這是和

匈牙利，荷蘭，東印度等國各有一種。

近年歐美各國（以歐戰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為準）及中國駐滬調查貨價處所擇時期相同的。而其所擇之物品種類則大別為米類，其他食品類，衣料，燃料，金屬及建築料及雜項。

統計彙刊第一期共有圖表二十七。（一）民國元年—民國十三年廣州批發物價指數表，（二）同上時期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圖，（三）同上時期廣州批發物價指數表（米類），（四）同上（其他食品類），（五）同上（衣料類），（六）同上（燃料類）（七）同上（金屬及建築類），（八）同上（雜項類），（九）同上時期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及銀元購買力升降表，（十）同上時期廣州物價指數及銀元購買力升降圖，（十一）民國十四年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及銀元購買力升降圖，（十二）同時期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圖，（十三）同時期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及銀元購買力升降圖，（十四）同上（其他食品類），（十五）同上（衣料類），（十六）同上（燃料類），（十七）同上（金屬及建築類），（十八）同上（雜項類），（十九）民國十四年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及銀元購買力升降表，（二十）同上時期廣州批發物價指數及銀元購買力升降圖，（二十一）民國八年—十三年廣州與上海批發物價指數比較表，（二十二）民國十四年廣州與上海批發物價指數比較表，（二十三）民國八年—十三年廣州與上海批發物價指數比較表，（二十四）民國八年—十三年廣州與上海批發物價指數比較圖，（二十五）民國二年—十四年各國批發物價指數表，（二十六）民國元年—十三年中國廣州與美日法英瑞典各國批發物價指數比較圖。

依第一表，廣州米類價格之基本數在民二為一〇〇，從民三

至民七，比價最低為民六之九三·二，最高為民七之一〇九·四。民八以後，其數驟高；鄂年為二三三·四；除民九略降至一二六·五外，以後各年繼續增高。及至民十三，則其數為一七四·七。燃料價格之增加更快。民五以後，逐年增高，從民五之一二三·七增到民十三之二三七·二。金屬價格之增加率略與米類相當。衣料及雜項比價增加較緩，至於民十三，其數尚只為一四九·三及一四九·七，雖則從民三以來，它們價格的增長是繼續不斷的。各項物價之總平均數則從民二以後，繼續增高；其指數在民三最低為一〇三·六，民四為一一二·一，民五為一一九·四，民六為一二四·七，至於民七，指數驟高至一三三·四，而民十三則達一七五·六。而在同時期中，銀元購買力之升降，則由民三之九六·五降至民十三之五六·九。換句話說，則由民二至民十三之十二年間，廣州貨幣之購買力，低減幾到一半了。若把同期間上海物價情形比較來看，則上海物價指數從民八之一四四·七，漸高至民十二之一五六·四，至於民十三，則又降到一五三·九；全體說來，其變動不若廣州之劇烈。廣州從民國以來，對內對外政治變化多端，其影響於經濟社會自然很大。我們看見這十餘年間的廣州物價指數，可以推知該地經濟變動及生活費增加情形。我們希望第二期的統計彙刊把廣州生活費指數編製出來。革命如果不專是破壞的，人們對於經濟社會各方面建設的事業正多，在在都須適用科學的調查研究。像廣東農工廳這種統計刊物，正是現今急要的工作，而足以表示南方的建設精神的。所以我急於把它介紹給公衆看。

通信

「中國的科學」

致現代評論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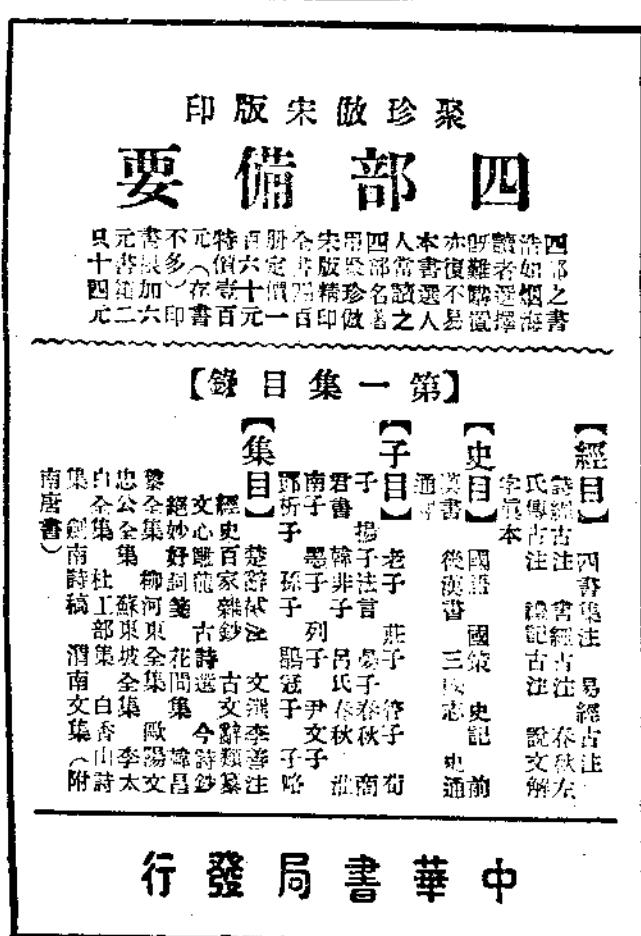
頃讀貴誌第一一八期所載滄生先生之「中國的科學」一文，對於七零八落的中國的科學機關，深表其悲惜和希望！敝人既是負有科學教育責任的人，又是科學機關的編輯者，自然讀了更有雙重的慚愧。文中滄生先生把中國的科學機關和他們的出版物，擺成一表。表中就我所知頗有差誤的地方，特來更正一下，想來一定是歡迎的。

表中有一「中國工業學會」英名 Chinese Engineering Society 想是「中國工程學會」之誤。下邊注有「此會設在上海，出會誌，是否純由中國人主辦不確」幾句，我覺得有聲明更正的必要。我會名中國工程學會，全由中國人主辦，一切辦事人員，都是中華民國的老百姓，便是會員中就我所知也只有一個美國人。我們的出版物有兩種，一種是季刊，刊名工程，一種是會務報告，年出八期，前者專載工程文字，後者只是會裏的報告。至於「工程」內容，自然也不過「拾人唾餘，東扯西拉，湊成篇幅」而已。

還有中華工程師學會是一個比較的很重要的機關。會所在北京，會員很多是鐵路上的工程師，滄生先生沒有提及，所以附帶寫一句。

至於滄生先生說「中國人受了飛機大炮的壓迫，祇知道趕緊去弄飛機大炮，却忘却了飛機大炮上的一切的材料，乃是在物理化學冶金等等的實驗室中，費盡無限心血纔弄出來的。」我們也看到這一點，所以中國工程學會早已有了材料試驗如磚塊如木材如三合土如鋼鐵等都已試了些。我們想有更大更有用的成績，所以正在開始造一材料試驗所於上海，外國的公司也有捐贈機器的，中國的廠家也有捐贈金錢及材料的。不過所缺的建築費尚多，目下還在籌募，正在盼望着大家捐助。凡是表同情於我們的計劃的人，便是自己捐不起錢，也希望代我們宣傳宣傳，望他早有成功的一日。

王崇植上海南洋大學四月一日



中國銀行廣告

資本積蓄公營業
總行分支行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北京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寧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蘆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交通銀行廣告
行址 北京西河沿

總處總協理室(南局)二一號九
京行副經理室(南局)五四五八六號三
營業室(南局)四三六一號五十五

電 話
電報掛號 六六三九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
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
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
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匯機關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協理 蘆學溥
北京分行
副理 關棠
副理 陳揚祐
副理 羅以忻

金城銀行

總 分 行 辦 事 處 地 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商

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 本 總額 壹 千 萬 元
收足 陸百五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